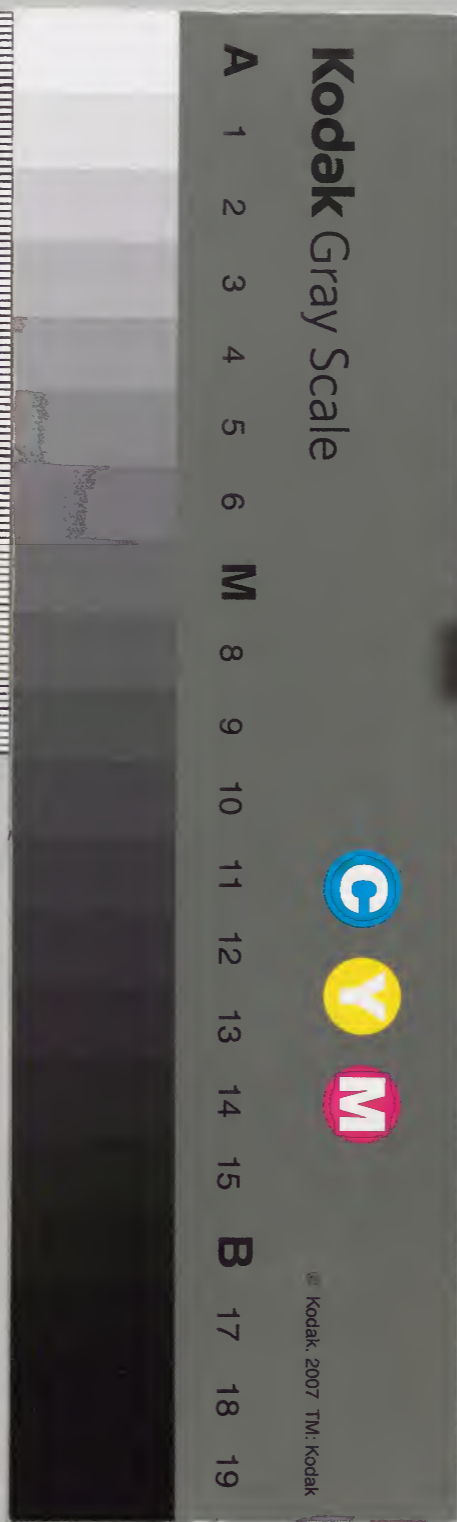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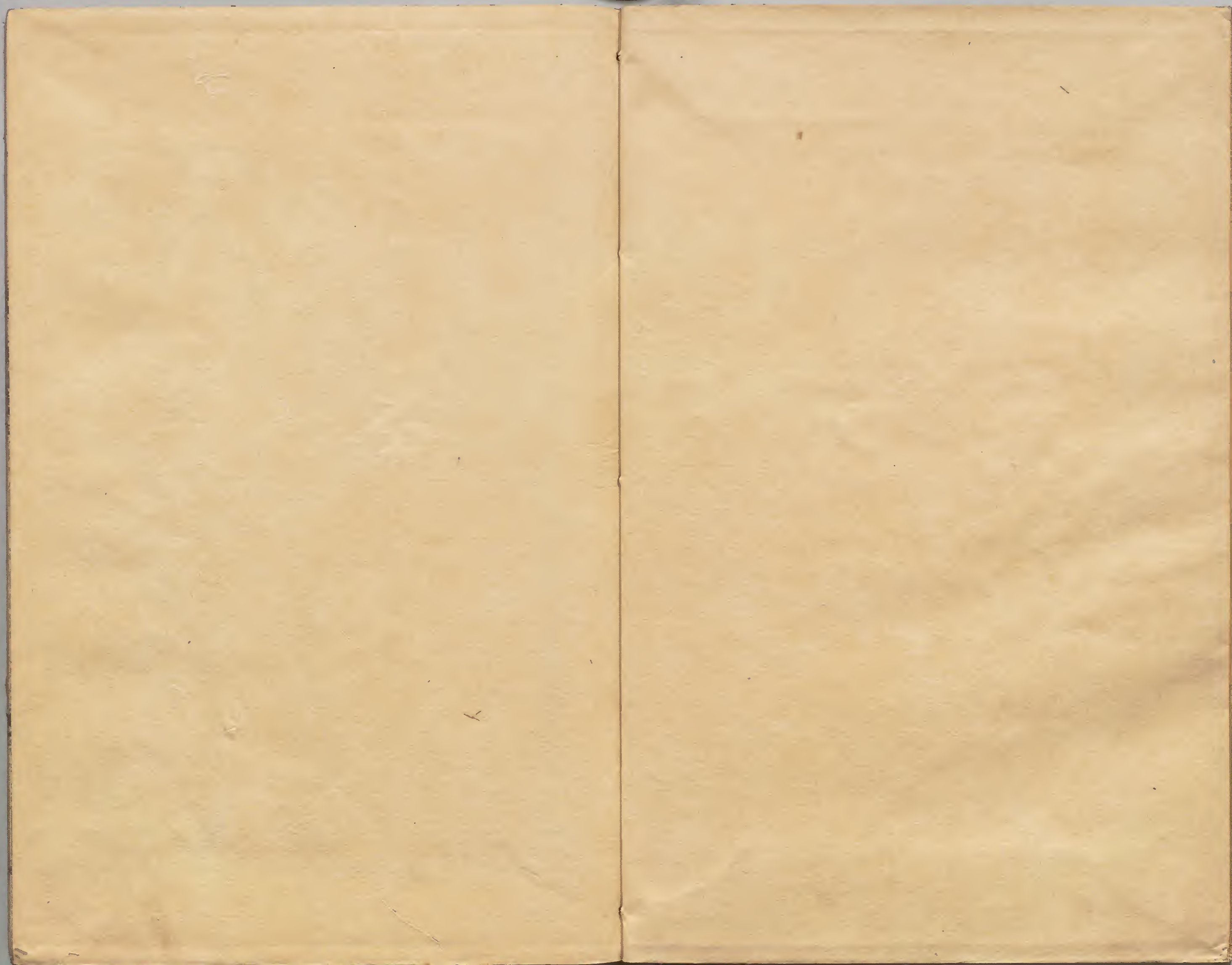
中庸九經衍義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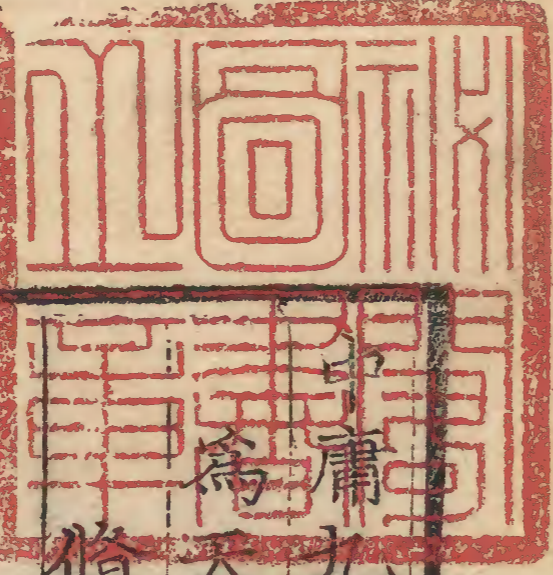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569	
冊數	28 ( 4 )		
函號	国	245	1











中庸九經行義卷之四  
為天下國家之本  
修身三

講學明理之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  
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



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

又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

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一以貫之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又曰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能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口矣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滕楚宋皆國名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



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

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臣按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人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夫堯舜之所以為聖亦不過曰窮理盡性而已矣蓋天之所以命乎人而純粹至善者初無古今智愚之異人主有志於學其可以堯舜為高遠而自處於卑近乎學不至於聖人而止者皆自棄也孔子曰回也其



心二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所謂至者蓋亦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今夫一日之間默觀此心清明純一至公至正則是一日之堯舜也一月之間默觀此心至虛至靜所存所發一於天理之真而不雜乎人欲之妄則是一月之堯舜也由是而自彊不息緝熙光明以至於三月之久則可以達天德而無間斷矣到此地位欲罷不能敬日躋而德日新無一息之間無一念之差存乎中者真實而無妄發乎

外者從容而中道則與天命於穆之妙合而為一矣是則所謂誠也而聖人之道如斯而已矣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詎不信歟孟子真知人性之本善而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學而盡其性故其論如也至賢之言豈欺人哉

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止者吾所受



於天之正理溫猶燁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此一節最詳於學問之道而尤有切於帝王之學蓋帝王之道本於心心有不存則無以體道而為治矣心之體本自廣大高明惟其為私意所蔽物欲所累故失其本體而遂至於偏狹昏昧無以體道矣誠能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不為一毫私意所蔽不為一毫私欲所累則其廣大高明之體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覆



載之中群黎品彙咸被其化事物之間是非邪正皆不能遁其形矣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無以盡其理而或失於取舍之際心之高明自具中庸之則不學則無以蹈其道而不能無過不及之謬故問學之功不可不至也存心致知交致其功入德之方備矣然或有間斷怠慢之時則其所得者或不能久而旋失之故常常涵泳於舊所知而日有新得敦篤於舊所能而謹其節文此又易象多識畜德之

意孔子博文約禮之事也蓋存心致知學問之大端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若致知工夫則非十分細密不可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朱子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暮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九經精義  
呂大臨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  
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  
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臣按張載之說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不性者焉又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  
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程  
子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  
行篤敬即此是學質義者明得盡查滓便  
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

其至則一也臣謂二子之論深得此章之  
旨蓋天之賦與人者純粹至善而初無聖  
愚之間人能學以脩之變化其氣質則皆  
可以復其初而同歸於聖域矣以古之聖  
賢言之堯舜文王生知安行所謂性之者  
也成湯周武學知利行所謂反之者也太  
甲成王困知勉行反之而未盡其道者也  
苟能盡其反之之道則可與湯武比德矣  
或者謂上智之資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自  
至臣竊以為不然稽之經傳其曰克明俊



德其曰惟精惟一取人爲善其曰小心翼  
翼克厥宅心堯舜文王之所以爲學可見  
矣孔子亦生知之聖也而曰十有五而志  
學曰好古敏以求之曰不如丘之好學則  
夫子之所以爲學亦可見矣蓋聖人之心  
至誠無息亶亶不已不可謂無所事也况  
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已治人  
之法固不能無恃於學也人主儻或自恃  
明睿之資妄謂不思不勉亦可以至於聖  
而不知前聖之所以爲學則其失遠矣書

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資稟之  
不足恃也如是此又不可不知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效柔而強則固執之效也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品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



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

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



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  
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未嘗  
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  
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  
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  
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  
之而以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枝害  
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  
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

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  
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  
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唯聖人氣  
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  
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  
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  
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  
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  
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  
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



何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覩不聞之間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蔽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臣按自或生而知之以下至此乃孔子告魯哀公之辭哀公問政孔子既告之以九經之義而又言為學之道如此蓋必有是學然後可以脩身而為天下國家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朱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



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臣按道之明晦通塞天下國家否泰治亂之所繫也人君有志於治可不講明於斯道而求所以行之乎道之不明不行蓋由知愚賢不肖過不及之爲累也世之昏昧汚賤不及於道者固不足論至於高明刻厲之士亦鮮有得於道者如佛老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晨

門荷篠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人君志於道宜先明知愚賢不肖者過不及之弊必求中庸之理而存之於心體之於身信之篤行之力而不爲邪說所惑則何憂道之不明不行乎

子曰曰之爲人也

曰孔子弟顏淵名

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



常也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膺也奉持而著之心膺之間言能守也

臣按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是乃平常不易之道也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也古昔聖人傳授心法惟在於中蓋聖人之道無逾於此也顏子之學有得於虞書精一之訓故能擇能守如此斯其所以得聖人之道而爲百世師也至於人主之學則尤不可以不擇乎中庸也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本於人倫而合乎天道是乃中庸也天

下之達道也至如老佛之虛無寂滅溺於空虛而過之管商之權謀術數失之汙賤而不及皆非中庸也人主講學明理必先辨別天下學術之邪正是非以求所謂中者而執之體之身而施于民則千聖相傳之統可繼而天下被其澤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謝良佐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



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  
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朱子曰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  
夫子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使知  
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  
貫之然後爲至耳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  
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  
而未能知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  
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

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  
乎是而無不通矣

又曰聖人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  
所以爲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  
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  
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  
實是多識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  
有一以貫之耳

又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  
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



大原裏流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  
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  
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這箇一便貫將  
去

臣按天下之理萬化一源萬殊一本是萬  
爲一一實萬分學者有志於道苟不能達  
於一理渾然之極則無以造道而入聖矣  
然不由於多學亦無以窮萬理而會其一  
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  
反諸約及其積累既久豁然貫通焉則向

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為一本而  
無二矣子貢之學終聞性與天道其亦有  
得於是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  
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  
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  
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  
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已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

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會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貞德秀曰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豈特惟學者當知哉夫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



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臣按天以一而宰萬化聖人以一而應萬事於此見聖人之德合乎天地也蓋天地之間陰陽四時變化無窮而飛潛動植各

正性命者茲乃一本之所爲也聖人之心無思無慮酬酢萬變各當其可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亦以一之在中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一而已矣臣於此篇旣言性誠中庸之理而繼之以一貫之說者豈無意歟區區之心其有望於

聖明深矣蓋窮理而達於一源之妙則可以至於盡性至命而作聖之功殆無餘蘊矣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



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真德秀曰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

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因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臣按仲舒之學有得於聖人之道故其告君亦必以明理進德之要使帝置諸左右納其規誨以廣其智輔其德則必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而比跡於三王矣豈至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有感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蓋帝雖有求道之言實無尊道



之誠故仲舒之言不入而其所親信無非  
曲學浮靡之徒蕩心助欲遂至於此一曝  
十寒終何益哉

宋神宗熙寧初太子中允程顥進言曰君道之  
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  
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先定而天  
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  
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  
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

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  
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  
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  
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  
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  
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  
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  
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三  
猷允塞矣



又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是而成故父傳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哲宗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頤進言曰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朝廷謹選賢德之士以備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宿以備訪問習讀之暇游息之間從容燕語不獨漸

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宮中為益多矣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又曰周公作立政之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上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  
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  
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  
德哉

臣按二程之告其君者皆以講學養德爲  
本而講學養德之要又以親賢敬士爲急  
此誠萬世之格論也蓋人主雖有志於學  
而苟不得賢德博聞之士置諸經席講窮  
道義則其所講習不過文字辭藝之間而  
已安能明道義進德業而有日新之功乎

朱熹言於孝宗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  
一人之身其本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  
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  
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  
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  
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  
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  
臭味游行馳驅土木之姦貨利之殖雜進於前  
日新月盛其問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  
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



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蕪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又曰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昔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白黑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知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



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理亂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

又曰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者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蓋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

非賞善罪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



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覷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

寧宗初即位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入奏首論聖學曰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

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



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

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以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



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鑑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无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盖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

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又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九經行義  
二十七  
范祖禹曰人主之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  
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上輔助德業而致大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  
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  
貴而貪權利矣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  
所載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  
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張栻曰學者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事有其

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  
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  
其良也

陳淳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  
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  
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  
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  
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  
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  
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



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  
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  
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  
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  
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  
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  
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  
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  
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  
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

真德秀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  
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  
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  
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  
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  
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  
又只箇空蕩蕩底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  
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  
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



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

臣按先儒有言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臣謂學者所以明道也道之不行由其學之不傳也帝王之學其要在於明理正心以脩其身以爲出治之本而其所以明理之方則又有本末先後是又不可不知也蓋聞爲學之序爲已

而後可以及物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蓋潛心聖賢謨訓講究義理精微優游以玩味涵泳以自得不徒解其文而必有以會其理不徒會其理而必有以踐其實者學之本而所當先也至於涉獵史籍通古今之變考治亂之跡法其善而戒其惡者學之末而所當後也心通乎道然後觀史則古人是非邪正一覽瞭然於目中矣心不通於道而遽欲博涉諸史



非徒汗漫無益恐或眩於是非邪正之歸  
而不知所以取舍矣人主之學當以二帝  
三皇爲法唐虞三代之世何史可讀心學  
而已矣後世雖不可廢觀史然其本末先  
後之序不可不察人主誠能致力於其本  
而兼盡其末極其博而歸其約以至於豁  
然貫通之極則天人性命之源人倫五常  
之道帝王經世之法前聖傳心之旨王道  
霸術公私義利之辨吾道異端是非邪正  
之別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端天命人心

去就離合之幾皆有以洞然於宵次而無  
所疑碍可以定取舍建大中而御萬幾應  
萬務矣蓋自聖學絕講聖道不明人主非  
無有志於學者而不知所以爲學或遺本  
而務末或口耳而失真或溺於異端詖淫  
之教或專於雕篆無用之技非徒無益於  
心術而反有以毀其心術非徒無補於治  
道而反有以亂其治道寥寥數千載間善  
治之無聞實由於此可勝嘆哉蓋古之帝  
王必得真儒而置諸師傅之位故其爲學



皆得其正二所造者深遠如虞之皋夔稷契商之伊尹傳說周之太公周召皆世之真儒也後世居輔導職者鮮得真儒而或雜之以浮靡無實之七故道學不明而君德日淪於卑近也如漢之宣帝光武孝明好學尊師講論經理唐之太宗玄宗憲宗迎禮文儒討論古今其於學可謂勤矣而致治之效有可稱者豈非學力之所致耶然是數君者不能始終全德疵政居多未免有雜伯之譏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之間亦不能無可憾或崇異教而昧於大道或移心宴安崇信奸邪以致亂亡之禍豈非務學雖篤而失其所以為學所尊以為師者又非其人故其所講明不過章句之末習前代之得失而其於明誠之教精一之旨未之有聞邪有宋之隆真儒輩出闡明聖學斯道庶有復行之望當時之君又能尊禮賢儒置諸經席委以輔導之職可謂美矣而程朱數君子之所以敷陳啓沃者無非聖學之規範治道之綱要也誠



使時君虛懷聽受一心向道不狃滯於近  
規不遷惑於衆說如成湯之學焉而後臣  
之則必能致其君於堯舜之道矣惜其志  
學不篤求道不誠始焉有尊賢講道之意  
而旋入讒邪之間擯斥不容一曝十寒終  
何有益迨其季世群兇得志排陷善類士  
之稍有學行者一切斥爲僞學貶竄無虛  
日又何望其明聖道復古治乎嗚呼道學  
不明於世久矣聖賢雖遠遺言不泯臣撥  
取經訓及先儒之論有切於聖學者著于

篇千載一時

聖神臨御緝熙光明孜孜不倦清閒之燕時  
賜省覽潛心玩索而有得焉則帝王爲學  
之要爲治之本備於此而程朱數君子之  
嘉言格論皆將爲今日用矣有是學必有  
爲學之效百世未有之善治豈不可復見  
於今日乎深有望於

聖明之世



中庸九經衍義卷之四



